

中國文學論集

1930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Y.N.

神州國光社版

9321

緒言

所謂騷賦，是指戰國末屈原、宋玉等所作的韻文的，是和後來漢代枚乘、司馬相如等所作的辭賦相對待的名辭。

詩經體的詩，終於周定王八年（公歷前五九九年）陳風株林篇，後來到屈原（原底死，假定爲楚襄王三年，公歷前二九六年）【譯者按：游國恩先生著楚辭概論第三篇第一章屈原傳略，考定屈原死時約在頃襄王十四年（公歷前二八五年），和鈴木氏底假定，相差十一年。】時爲止約三百年間，似乎不見詩文。

大約隔了三百年，在詩經體之後，產生了騷賦。看那形式，兩者很是不同。歷來當作具有這異樣的形式的騷賦底發生的理由，說騷賦是爲那行于楚（即南國）的歌謠之聲的；這歌謠之聲，和北方底詩（詩經底詩，大多是北土

之作。）底異點，便是騷賦用那和詩經體的詩不同的形式的原因。

我也歷來相信這說頭，一直到現在。這說頭之外，或者還有根據這說頭，却更能具體地理解的什麼考察的方法。這，便是我想在下面講的。

第一章 論『騷賦爲工誦之遺風』

第一節 歌詠和朗讀——賦誦

我找來那說頭，想提出『騷賦爲工誦之遺風』的一句話。

廣義地說的時候，騷和賦，被看作同一東西在稱謂的；但因爲用騷賦這總括的名稱很不便，所以暫以騷爲主，然後及于賦。

在古代，韻文是不歌詠的，而是被朗讀的。所謂朗讀，那朗讀底本身也

自己具備了音調的。但和歌詠時，或伴以樂聲時，不能看作同樣。這樣，朗讀便是賦誦。

周厲王（公歷前八七八年——八四二年——八二八年）時，召公虎說：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師箴，瞽賦。

（注：韋昭曰，無眸子曰瞽；賦，賦公卿列士所獻也。），瞽誦（注：有

眸子而無見曰瞽。周禮，『瞽主弦歌風誦。』誦，謂箴諫之語也。）。

——國語周語上。

有瞽賦、瞽誦。韋昭注只說：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對於賦，沒有

給與明確的解釋。這是看作和左傳中所見的賦（以誦的意義）某詩同樣，是

朗讀的罷。

類似這個的，有楚語中楚左史倚相底話（見後）。又周靈王（公歷前五

五九年）時，晉師曠說：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替爲詩（正義曰，「無目睽謂之替；詩者，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替人爲歌以風刺，非替人自爲詩也。）工誦箴諫（正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替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詩必播之于樂，餘或直誦其言，與歌誦小別，故使工替異文也。」）——左傳襄十四年。

這里說，「替爲詩，工誦箴諫。」且說工亦替，爲詩卽「歌詩」。

這參看周禮大師底大師教六詩，替朦諷詩等，大略可知替朦掌賦、誦、諷。調謠底詩，是朗讀。鄭注，「諷誦詩，謂問讀之，不依詠也。」誦，有時是按節而歌的，如周禮大司樂底諷誦言語，禮記文王世子底春誦之類。但這，不是現在所要論列的。

第二節 誦箴諫的實例

箴在古代，當作知天道者，當作樂人，被推尊着。箴，誦詩或箴諫。

這有實例。這在起初，只是箴誦之，到後來，是不限于箴了，有視力的人也誦之了。箴諫中，有詩，有非詩的東西，殷武丁使傳說朝夕規諫，這便是使誦非詩的東西的實例。這見于楚大夫白公子張的故事中：

……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跳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父（治），……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候，不敢淫逸。……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

【韋昭注：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

楚語。

如左傳中所載的虞箴，以例拊之，應在箴諫之誦之列。

晉魏絳說：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 畫爲九州 經啓九道 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 而思其鹿牡 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左傳襄四年。

這必是瞽瞍所誦的。

又晉語四，齊姜氏底話中所引的說：

瞽史之記曰（韋昭注：瞽史，知天道者。），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又同卷，晉董因所引的說：

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

這些文辭，都可推知爲必是瞽所誦的。

衛武公使誦懿戒，這是使誦詩的實例。

〔參考〕

左史倚相底話。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懼懼於國曰：『……』倚凡有誦訓之諫，……臨事有賢史之

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盡、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

（懿，詩上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楚耳上。

抑詩第三章，『女雖淇樂從』（朱子曰）『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

言爾、言小者、儆此。』。

不限于天子諸侯，諸侯也有爲了太子使誦詩的。有楚莊王（公歷前六一

三——五九一年）使士魯爲傅太子箴的例。這事，見于申叔時底話中：

教之時，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韋昭注：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

楚語上。

詩大雅桑柔：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鄭箋，「貪惡之人，見道德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之言，則冥臥如醉。」）。

這誦言，鄭氏雖說『誦詩書之言』，這怕不限于詩書，而誦那可作箴諫之言的罷。

第三節 詩之誦

下面，來講詩之誦。

詩，有以音樂的節奏而歌的，及單單朗誦的。我以為：現在的詩經底詩篇，到音樂的地歌唱的地步，實是後來的事；單單朗誦，是古例罷。

風雅頌底頌，後世底意義，解作容；它底古義，是解作誦的罷。幫助我

這假定的，有周禮大卜底：

大卜掌三兆之法，（中略）其經兆之體，皆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又對於

占人，以八簪占八頌。

鄭注：『頌，謂繇也。』杜預解（左傳閔二年）：『繇，卦兆之占辭。』

孫氏詒讓底周禮正義：『案：卜繇之文，皆爲韻語，與詩相類，故亦謂之頌。』

繇底例，晉語四，司空季子底話中說：

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又有『其繇曰：利建侯行師。』——見于今周易豫卦底卦辭。左傳（閔

二年）說：

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杜注：筮者之辭也。）

下文接着說：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

「同復……」二句，應即繇辭。

繇底例更多，如下。

例二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杜注：繇，卜兆辭。）：

「專之渝（杜注：渝，變也。），攘公之羶（注：攘，除也；羶，美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正義：筮卦之辭，亦名爲繇。但此

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頌舊有此辭，非

卜人始爲之也。』——左傳僖公四年。

例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

其繇曰：

『士刳羊亦無宜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左傳僖十五年。

〔案〕今周易歸妹卦上六爻辭曰，『女承筐无貺，士刳羊，无血，无攸利。』

例四

齊崔武子欲娶棠姜，筮之，陳文子說：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左傳襄二十五年。

這，見于今周易困卦底六三底爻辭。

例五

墨子底辯柱篇中，也有下面這麼的例。

兆 由曰：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我以爲：歌謠底謠和兆頌底繇，不是有着一種關係的嗎？歌謠底謠，因爲也是不詠歌而朗讀的，所以如此命名的罷。

列子（周穆王篇）中說，『西王母爲王謠（張注：徒歌曰謠，詩名白雲。）』

又仲尼篇中說，「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于鄭語鄭史伯底話中的：「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這些謠，都是古繇底遺風罷。

左傳僖五年，晉卜偃答晉侯的話中的童謠：

丙子之晨 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

鶉之賁賁 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

這是童謠底最整飾的。

說文中，有「繇」、「由」，沒有「繇」。

我意，因為繇（周禮釋文，直又反；周易釋文，直救反。）（繇，匡謬正俗作繇，音訓皆作繇。）是誦的，所以周禮中把這叫作頌。並非像孫氏所說，因為和詩相類，所以叫作頌的。

頌詩，也是被誦的所以有頌之名。

衛北宮文子說：

文王之功，天下頌而歌舞之。——左傳襄三十一年。

這是可以看作在說，頌詩是被誦的。周語上所見的『周文公之頌曰』的話，也許不是說風雅頌底頌，而是諷誦之誦的意思。因諷誦之義在前，頌德之義後起。頌底一音，是誦。孟子（萬章下）底『頌其詩，讀其書』的頌，是說誦。劉熙釋名（釋典藝）說：

稱頌成功，謂之頌。

這雖是後義，但所謂稱頌，這是說誦能。

周禮六詩底鄭注：

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毛詩周頌底釋文說：

頌者，誦也，容也；歌頌盛德，序太平之形容，以此至美告於神明。

說『頌者，誦也，容也』，是說頌字有二音。所以有時解以誦，有時

解以容。如其簡單的字音，是複雜的字音底省略，那末ㄣㄣㄣ (Shoo) 音應比ㄣㄣ (Yoo) 音更古。所以我以為頌詩，由于被稱頌，先稱為頌ㄣㄣ (Shoo)。在周代，頌詩伴以歌舞，具有舞容，并因頌有容字音【什麼時候發生ㄣㄣ (Yoo) 音，不明。】，才把這解釋為容。如其說頌字籀文作額，這似乎容義已很古了；但我以為誦義更古。對於頌字，就令採取容的解釋，這從推理上來看，應經

舞容——德容——太平之容——成功

這麼的順序。轉而含褒美之義，或者假字音用作寬容之義。說文：『頌，兒也。』『貌，義儀也。』這便是採取容義。又載籀作文『額』，漢書儒林傳底『徐生善為頌』及『唐生褚生……頌禮甚嚴』的頌，是容義。史記魯仲連傳底『從頌』是從容。漢書刑法志底『頌繫之』，是寬容。

詩序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其功，告於神明者也。

這作爲講頌詩底實質，沒有什麼不對。例如周頌底維清，是奏龜舞，說用兵刺伐之狀的。如其舞容不外於寫或人之德容，那末說德容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當作頌字底解釋，舞容應在德容之先。這舞容，怕也比誦還後起的。這試以詩篇底實例來證明。

大雅底靈台中有：

於論鼓鐘，於樂辟塵，鼓逢逢，矇眊奏公。

周頌底有瞽中有：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鄭箋雖並說瞽矇爲樂聲，但不知果止于樂聲否。我沒有得到矇在頌詩中頌詩的例，這是遺憾的事。